

责编/徐杰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周斌

总有故人在心头

——忆潘永品同学二三事

□任瑞光

不知不觉中，老同学潘永品故去将近一年了。

记得前年这个时候，我曾应邀到他家，他还亲自下厨烧菜给我们吃。殊不知，不到一年，他不敌病魔，竟匆匆走了。

我和永品是同乡加同学，两人志趣相近，意气相投。半个世纪来，我迁居镇上，他却一直住在老家，虽少有走动，也未加过微信，但我一直惦记着他。如今，老同学不幸离去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历历往事如在眼前。

老同学是去年5月26日离世的。当时村里人无不叹息，称他是一个好人、好干部。我明白，这个“好”字，指的是他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，勤政为民。虽然，平时他不苟言笑，性格有点固执，但在任期间，为家乡办了不少实事、好事。据老同学的遗孀讲，永品复员后，本可去供销系统，但他却服从组织安排，到村任党支部书记。当时，为解决村前一百多亩良田缺水困扰，同村干部和老农民一起，实地勘察，最后提出在金峨溪筑拦水坝，用抽水机把溪水抽到两层楼高的新建储水塔里。工程完工后，储水塔里的水沿着田间水渠滔滔不绝地流向沃土良田，从此，村前旱涝保丰收。村民翘起大拇指，多亏永品书记工作踏实、有胆魄，解决了村里几十年来一直靠天吃饭的困扰。

两年后潘永品进入供销社工作。几年后，乡武装部长退休，经人推荐，正式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。

1972年2月，我进入上任小学（原金峨乡中心），并担任学校负责人。十年后，我调任乡业余教育干部，办公地点在乡政府二楼。有空时，常到三楼他办公室去坐坐。总见他桌上堆满了各种资料，一直在埋头工作。我说：“部长，听人讲，你有时要一直工作到深夜，连睡觉都顾不上，这身体吃得消吗？”他抬起头，对我说：“义荣（我的学名），你别听人乱讲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基层干部吃的是百姓饭，干的是良心事，工作上，你必须尽职尽责，总不能把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吧！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我分管的工作你也清楚，最忙的是上半年各村民兵集训，下半年秋季征招新兵，拥军爱民，解决困难群体。特别是年底慰问鳏寡孤独，荣誉军人，这些工作你必须亲力亲为，身体力行才是，此外还有各种表册，填好后要及时上报。所以，有时你也要加班加点，否则，心里不踏实。”说完，他直了直腰，喝了口茶，稍事休息。我劝他：“那你总也不能没日没夜地工作，长此以往，会把身体拖垮的。”永品笑了笑：“领导也曾劝过，要我注意休息，要劳逸结合。可是，义荣，俗话说得好，‘性格生成，落雨清淋’。我这个人就是一根筋，今天的工作今天一定要完成，否则我是睡不着觉的。”

我不禁感叹：想做一个称职的基层干部确实不容易，做一个像我老同学这样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基层干部更不容易。回顾永品一生，他性格耿直，公私分明，品行端正。生活中，他一不抽烟，二不喝酒，三不搓麻将，这在当时，显得有点不随大流，不通人情。

1992年，全县撤区扩镇并乡，原横溪镇、金峨乡、梅岭乡合并为新的横溪镇，所有工作人员统一到原横溪区机关大楼里办公。离开半山区，可到镇上办公，个个雀跃。但按规定，原乡镇机关需一人留守，派谁留守？这个问题比较棘手，领导深感难办。这时，老同学向领导表态，让年轻人到镇上去吧！自己愿意留下来。事后，有人说，这份工作，讲得好听点是留守干部，讲得不好听的叫“管门人”。老同学听后，一笑了之。这以后他既要整理未归档的各类档案，又要承担起管理好公产的责任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与孤零零的四层高的办公大楼相伴十余年，形单影只，直到退休，却无怨无悔。

永品对同学对朋友重情重义。记得1981年，我带14岁儿子去上海治病，那时，我还是个只赚生产队工分的民办教师，家庭负担重，经济拮据，只好到处借钱。半个月后，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此事，补助我家180元，并通知我妻到乡政府去领取。从上海回来后，妻子告知此事，令我十分感动。他做的是雪中送炭的事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去年春上的一天，永品打电话给我，说有四个同学要去他家，中午叫我去作陪。中餐时，见他腰系围裙，亲自下厨，满满一桌菜。我们边吃边谈，他却忙得汗流满面。不一会，又端上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全鸡。霎时，屋里充满了诱人的肉香和菜蔬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不过，我也奇怪，这么多同学到家，他老婆为什么不亲自掌勺？怎么连个人影也见不着？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他的老婆一身劳动装，头发上还黏着竹叶，汗涔涔地进来了，一问，原来是上山拗乌笋去了。不一会，永品大弟推开墙门，也背进一蛇皮袋毛笋，倒在天井里，又匆匆离去。这时永品走出厨房，站在餐桌旁说：“老同学，你们难得到我家来，回去时，每人捎带点笋，都是里山人特产，尝尝鲜。”四位从平原地区来的老同学再三感谢。

饭后，聊了一会，四个人每人一袋春笋，尽兴而归。我对永品说：“部长，中饭你已破费了，还叫你老婆、大弟上山，一脸汗水去掘笋，真是太客气了。”谁知永品却说：“义荣，大家坐三四十里路的公交，难得来我家一趟，送些家乡刚上市的春笋给他们，只是略尽地主之谊罢了！”老同学的话，让我汗颜，我知道，这些同学带走的不仅仅是大山的味道，还有老同学潘永品的一片真情。与此同时，也让我对老同学产生了几分敬仰之心。

永品离世后，我特地去探望他的遗孀楼素琴。见她沧桑了不少，花白的头发也未认真梳理，衣服素色，且面带悲戚状。她告诉我，永品出身贫寒，从少丧父，下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，仅有两间破楼屋。母亲艰难地支撑儿子读书。辍学后不久，永品应征入伍，复员后，他长子代父，一家人的吃喝拉撒、弟妹的婚嫁大事全压在他的肩上，为此劳心劳力，却毫无怨言。歇了一会，她又说，永品在部队六七年，当的是坑道兵，进入机关后，成年累月，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，又不注意休息，以致积劳成疾。离世前，全身是病。叙述中语气是忧伤的，内心是沉重的。待心绪平静后，又给我看她丈夫在杭州住院时她用手机拍下的视频。视频中，有永品正靠呼吸机吸氧的；有插着鼻饲管在吸营养液的；有头歪着，嘴角流着口水的，形容枯槁，气息奄奄。其惨状，不忍卒睹。此时，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屋内顿时静了下来，空气也似乎凝固了。时不时能听到鸟儿在“叽叽喳喳”地叫着，从门外天井上空掠过。良久，我问：“部长在住院期间，还说了些什么？”素琴凄切地回答：“在病床上，永品多次断断续续地说，我全身是病，治不好的，这是在白白浪费国家的钱。”儿子劝他：“爸，这里有全省最好的医生，他们一定有办法的。”可他不信，吃力地摇摇头。在医院的最后几天，永品反复念叨的几句话，就是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

永品离世后，楼素琴独守老屋，她不愿住到城里她女儿或儿子家。我心里十分清楚，她守的不仅仅是一座空宅，还有丈夫的亡灵和对他的绵绵思念！

告别老同学的遗孀，我不禁心情沉重，步履迟缓。老同学潘永品的一生，没有留下豪言壮语，也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，但他以无愧于天地的赤子之心，无愧于人民的正直形象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让我终生受益，并引以为傲！

老同学，遥祝您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再也没有病痛，平静安息！

